

荣宝斋 (宁波)分店

海山堂美术馆

## 浙东书风一脉

——张星亮的书品与人品

周律之/文

前言

### 岁月流逝 风采长留

宁波自古以来文化繁荣，人文渊藪，上溯唐初，诞生过唐楷四大家的虞世南；明代大儒丰坊草书当世闻名，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书法也是传世之经典；清代以来，更是名家荟萃，大师辈出，姜宸英、梅调鼎、冯君木等成就颇高，而赵叔孺、马衡、潘天寿、沙孟海更是公认的宗师泰斗。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这些艺坛巨擘之精神，繁荣家乡书法艺术，扩大宁波书画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便成为此次推出宁波书画名家专版的初衷。

宁波市书画界前辈，以其毕生精力，沉浸于书画艺术世界，探索开拓自己的艺术天地。张星亮、丁乙卯、周节之三位老书法家对宁波书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影响，我们特意编辑了三老的作品，通过这些妙翰之作，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到宁波书法的发展轨迹。岁月流逝，风采长留。人们在品味艺术真谛的同时，汲取力量，真正抵达“文化凝聚力量，传媒成就价值”的美好境地。

本次宁波书画名家专版由荣宝斋、宁波文化发展基金会支持，荣宝斋宁波分店、东南商报、海山堂美术馆主办。以后每周都会在《东南商报》上刊出。



八十年代初，沙孟海看到张星亮的书法作品，高兴地说：“如今太希先生有传人啦！”可见，张老书法与梅、钱一脉相承。梅调鼎乃近代浙东书坛独树一帜，后五十年又有他的弟子钱罕(字太希)继承他的衣钵。钱罕后又致力碑学，博取汉晋南北朝隋唐，吸取精华，出手挥洒，变化多姿，自有面目。

张老擅书法，过去鲜为人知。以往，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干部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。五十年代我在《宁波报》担任副刊编辑，当时的总编辑贾萌同志曾和我谈起：“依我的兴趣，并不想当总编，倒愿意和张星亮同志合作编副刊。”由此，我才知张老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文人，不过仅闻其名，未曾相识。我真正认识张老还是在“文革”中，张老平素不苟言笑，即使偶有机会交谈，也言不及“书”(法)，直至迎来了文艺的复苏，才逐渐出现“书法热”。

1987年，邵宇同志带领一批书画家到浙东沿海写生，过甬时，文化局叫我负责接待，在华侨饭店举行书画交流，张老作为文化局领导身份参加，言谈间方知他对书画艺术还是内行里手，却未曾出手，没有披露出他书家本色。1979年10月，市展览馆举办“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书画大展”，张老应我的一再请求，拿出六条屏书，写的是毛主席《沁园春·长沙》词，体势清逸，格调高雅，酷似梅调鼎、钱罕路数。

在这次展览会的基础上，文化局命我筹建美协、书协，就在张老直接领导下。1980年，日本送吴昌硕胸像书法代表团到西泠印社后来甬，张老和凌近仁、丁乙卯、周节之等应“外办”邀请，在天一阁举行中日书艺交流。张老不卑不亢，即席挥毫，沉着爽利，锋势开张，在日本书画家面前毫不逊色。可当时书协尚未建立，我们都是以业余书法爱好者的身份参加。这次交流激发起我们加快成立书协的决心，遂于1981年1月31日在中山公园成立了宁波市书协，张老被推选为主席，他连任三届，对宁波书法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贡献很大。

张老少年时在镇海家乡，即临池习字，早就倾慕梅调鼎，青年时到宁波城内日新街明星书局工作，广览历代碑帖。街上有一家裱画店，他经常去观赏名家手迹。那时，钱罕也常来，有机会识荆希老，后常去访他，耳濡目染，得其要旨。解放后，他一度主持天一阁工作，涉猎墨宝秘笈尤多，书艺更见深沉博厚。他取法梅调鼎、钱罕，上溯“二王”，参酌南北，边临汉魏碑碣及南北朝墓志，后受沙孟海先生影响，兼习颜真卿、黄道周、傅山等明清诸家，擅行草书，亦能楷隶，善榜书。

张老长期在白区地下革命生涯，工作之余以书法陶冶情操，舍而不露，不求闻达，不羨荣利。晚年安于寂寞，甘于淡泊。由是，临池挥毫，无哗众取宠之心、媚世谄俗之态。他对绘画、戏曲、文史都有爱好，偶尔吟诗抒怀，有句云：“人生长短有公论，今昨是非懒缠绵。”可以窥见他晚年的情怀。近年来，晴窗多暇，时临碑帖，姿意摹习，汲其精华，出手挥洒，每多逸气。梅调鼎先生论人品修养，有句书言，叫做“内含情操、外发意气”，盖可概括张星亮同志的书品与人品。